今天：三輪車上細說「偉大」

晚飯後自由行動，我爲躲避二少奶與黛娜之麻煩，跟小二先看里斯本前海濱大廣場之大騎馬葡國英雄像，這氣象公認在香港是看不見的。小二說：「西葡二國，是發現新大陸的十五世紀歐洲航海國的代表，夠威勢！」

「還有意大利，葡萄牙最先，西班牙繼稱海上霸王，英吉利取西班牙而代之，現在日不沒的英吉利，歐美計算在一起是：美利堅、蘇俄、英法——英人比法人振作幾分、西德——唉，西德應該列第三才是。」

在大廣場過三輪車，雙人並坐，別有奇趣，小二大感有趣，她沒見過敵僞到勝利後的中國大都市，同我一樣，都是原子彈後的「新人類」。「夜景清雅，不見人海！香港差遠了。」她倚在我的肩頭，大讚拉丁文化。

「求利於市，不住香港，那來生意做？」她連說：「台北是兼而有之，求名於朝，求利於市！」忽又問我：「你看孫博士可追得到小翠？」——「追不到的，小姐！他見異思遷——白話文就是看見不同的女人，就想搬家！」

「好！大哥，你可惜作了生意佬！」我聞其言大驚，三輪已駛近大牌坊，異夜中只幾星高燈，寬大石級上巍然伸直的石牌坊——紀念瓦思可達·伽瑪的石坊，顯得莊嚴偉大。

叫三輪等候，說定一小時四十元。現在單程多數非二十元不可，而的士才六元。我們拾級而上，小二挽住我道：「這英雄同麥哲倫同樣偉大，老麥繞地球成功，在菲律賓被生番所殺！」忽然小二問我：「拿破崙傳是台北醫生譯的，二十五六年了，我讀了不止三遍。你認爲偉大不偉大？」——「有限公司的偉大，因爲他造福法國和歐洲後代——法制、軍制、內政，但他太英雄主義了，如果專爲了減少人類痛苦，專爲了救世救民，沒有私字，才是無限公司的偉大。」她同我慢慢下來，重上三輪車。小二很有「思想」習慣，在耳邊問我：「鄭小平……他們的北京政府，偉不偉大？你坦白說！」我握了她的手親她一下道：「偉大，他們叫正了革命，打殺碰搶，四人帮五人帮的人民可以不餓不食的邪說，他們救斯民於倒懸，怎不偉大？中國，我們恢復了人是人的常識，救斯民於倒懸，怎不偉大？中國，我們中國是不容易搞好的，好到極也有反對派，是對愛國沒眞正透徹了解的。六月廿五止外薦高到三百一十億美元了，可是大中國三百倍大、五十倍人口！太平下去，便可做事了。」

七〇：堅持結婚意念

碧琪曰：「我也顧不了這許多啦，」李小媚冷冷地答，「有時，人不必怕，過鬼，相信它也不會害我的，那麼，我當然不必太着緊這事了。」

「你不願去，那就由我一個人去好了，」唐大衛有點洩氣，「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樣，我決定要做的事，就決不反悔，一定要去做，要努力完成它。」

「有志氣，也許是你做人的宗旨吧？」她讚賞地說，「難怪你堅意要和我結婚，是不是爲了這做人的宗旨？還是爲了別的原因？不妨說出來聽聽。」

「我當然不會反對，同時也十分感激你，可是，這思想似乎太落伍了，這時代，男女間不因爲我是自願給你的。」

「但我良心上過不去，所以，我仍想和你結婚。」

「這問題遲些再說，現在我們暫時分手吧，你去警署吧。」

梁太道：「寄多寄少，我一樣開心。」

「媽，你女兒可不少，沒有一個移民外國的，我移民後，媽如果肯跟隨我，七年後，我可以申請媽過來同住。」

「到時再算罷。」梁太問：「你過去後，又有什麼打算。」

「找一份安定而高新的工作，買樓邊，一部車是必不可了的，假日可以到處遊玩，甚爲方便，那邊的公路網可走遍美加兩個國度。」

姬絲汀想到了移民後的成就，可就開心死了。

束裝就道，一切十分順利，抵埗才三天，已找到工作了。

明天中午，劉連蒂在一家西餐室候到林佩佩後，她們叫了東西，佩佩自手袋中取出一張紙道：「我去看表姐，表姐把黑市醫生的地址與電話都抄在紙上。她姓方，上海人，能說些廣東話，你自己先打電話和她聯絡後，再到那邊。」

劉連蒂立刻離座去打電話，是一個操滬式粵語的婦人來接，連蒂提到找「方小姐」，對方說自己即是，問何貴幹，連蒂便說：「我要來找你方小姐，因爲身體不舒服，有人告訴我電話、地址。希望你給我今天的時間。」

「兩點半到五點半，我都在，你告訴我姓名。」

劉連蒂告訴她姓名，又說三點一定到，方小姐說候她。連蒂返座，提到希望明天即解決問題，佩佩道：

「今天去本來不大會解決的，大概最遲是後天吧？表姐也怕事，她不要我把她的姓名告訴你。」

兩點五十分，劉連蒂已到那邊，也在尖沙咀區，是乙級住宅樓宇，下面有對講機。下面通話後，方小姐要她登樓，鐵門會開。劉連蒂登七樓B座，門也半開着，她推門，一個穿得樸素的少女出迎。

「方小姐，她點頭，少女引她入一間房。長沙發中坐了個中年的清秀婦人，她即叫了聲「方小姐」，婦人起來與她握手，又同坐下。方小姐問有什麼不舒服，連蒂手以檢驗單，方小姐像一般西醫的對付她幾分鐘，問她需要幾時解決，她即明天中午，劉連蒂在一家西餐室候到林佩佩後，她們叫了東西，佩佩自手袋中取出一張紙道：「我去看表姐，表姐把黑市醫生的地址與電話都抄在紙上。她姓方，上海人，能說些廣東話，你自己先打電話和她聯絡後，再到那邊。」

劉連蒂立刻離座去打電話，是一個操滬式粵語的婦人來接，連蒂提到找「方小姐」，對方說自己即是，問何貴幹，連蒂便說：「我要來找你方小姐，因爲身體不舒服，有人告訴我電話、地址。希望你給我今天的時間。」

「兩點半到五點半，我都在，你告訴我姓名。」

劉連蒂告訴她姓名，又說三點一定到，方小姐說候她。連蒂返座，提到希望明天即解決問題，佩佩道：

「今天去本來不大會解決的，大概最遲是後天吧？表姐也怕事，她不要我把她的姓名告訴你。」

兩點五十分，劉連蒂已到那邊，也在尖沙咀區，是乙級住宅樓宇，下面有對講機。下面通話後，方小姐要她登樓，鐵門會開。劉連蒂登七樓B座，門也半開着，她推門，一個穿得樸素的少女出迎。

「方小姐，她點頭，少女引她入一間房。長沙發中坐了個中年的清秀婦人，她即叫了聲「方小姐」，婦人起來與她握手，又同坐下。方小姐問有什麼不舒服，連蒂手以檢驗單，方小姐像一般西醫的對付她幾分鐘，問她需要幾時解決，她即

七〇：婀娜多姿

碧琪曰：「照計佢已經對我十分入迷。」

蟹毛曰：「當然入迷喇，估佢係和尚乎。」

碧琪曰：「蟹哥，你似乎好妒忌咁。」

蟹毛曰：「不妒忌係瓦燒嘅，佢家剷，一說起你同佢一步一步行上床，我就火遮眼。」

碧琪曰：「乜你當我咁有實，我同你係情人，又不是你老婆。」

蟹毛嘆息，曰：「你亦知，我錫你仲多過錫老婆。」

碧琪天咁寃氣，伏在蟹毛懷中，噴一聲，錫了蟹毛一啖，曰：「咁又係，否則我又點會咁死心塌地跟你。」

蟹毛曰：「碧琪，你要快刀斬亂麻至得，剩番七日就係拳賽矣，我設過兩日開鑼。」

碧琪曰：「賣栽情況如何？」

蟹毛曰：「麻麻喇，明晚，我班拳手齊齊上電視亮相，希望臨場有轉機。」

七〇：堅持結婚意念

碧琪曰：「我也顧不了這許多啦，」李小媚冷冷地答，「有時，人不必怕，過鬼，相信它也不會害我的，那麼，我當然不必太着緊這事了。」

「你不願去，那就由我一個人去好了，」唐大衛有點洩氣，「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樣，我決定要做的事，就決不反悔，一定要去做，要努力完成它。」

「有志氣，也許是你做人的宗旨吧？」她讚賞地說，「難怪你堅意要和我結婚，是不是爲了這做人的宗旨？還是爲了別的原因？不妨說出來聽聽。」

「我當然不會反對，同時也十分感激你，可是，這思想似乎太落伍了，這時代，男女間不因爲我是自願給你的。」

「但我良心上過不去，所以，我仍想和你結婚。」

「這問題遲些再說，現在我們暫時分手吧，你去警署吧。」

碧琪曰：「德哥呀，明早你仍然跑步喫？」

杜德忙曰：「當然跑，我日日都跑。」

碧琪曰：「係咁明日朝早，老地方見喇！你歡迎否？」

杜德拙於詞令，訥訥曰：「歡迎，歡迎。」

碧琪一聲拜拜，輕揚玉手，轉身而去。

杜德望住佳人背影，只見碧琪蜂腰袅臀，婀娜多姿，隱沒人潮之中，爲之惘然若失。

是夜，碧琪與蟹毛同床，講起杜德，曰：「佢份人傻傻地咁嘅。」

蟹毛曰：「有錯，此乃乜筋鵝腦筋，佢打壞新界，早幾日約好，食完飯再出來。」

杜德曰：「係咁我不阻你矣。」

碧琪甜甜一笑，曰：「德哥，何必咁客氣啫，我同你一次生，兩次熟。」

杜德傻笑，曰：「咁又係嘅。」

碧琪曰：「德哥呀，明早你仍然跑步喫？」

杜德忙曰：「當然跑，我日日都跑。」

碧琪曰：「係咁明日朝早，老地方見喇！你歡迎否？」

杜德拙於詞令，訥訥曰：「歡迎，歡迎。」

碧琪一聲拜拜，輕揚玉手，轉身而去。

杜德望住佳人背影，只見碧琪蜂腰袅臀，婀娜多姿，隱沒人潮之中，爲之惘然若失。

是夜，碧琪與蟹毛同床，講起杜德，曰：「佢份人傻傻地咁嘅。」

蟹毛曰：「有錯，此乃乜筋鵝腦筋，佢打壞電視亮相，希望臨場有轉機。」

七〇：堅持結婚意念

碧琪曰：「我也顧不了這許多啦，」李小媚冷冷地答，「有時，人不必怕，過鬼，相信它也不會害我的，那麼，我當然不必太着緊這事了。」

「你不願去，那就由我一個人去好了，」唐大衛有點洩氣，「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樣，我決定要做的事，就決不反悔，一定要去做，要努力完成它。」

「有志氣，也許是你做人的宗旨吧？」她讚賞地說，「難怪你堅意要和我結婚，是不是爲了這做人的宗旨？還是爲了別的原因？不妨說出來聽聽。」

「我當然不會反對，同時也十分感激你，可是，這思想似乎太落伍了，這時代，男女間不因爲我是自願給你的。」

「但我良心上過不去，所以，我仍想和你結婚。」

「這問題遲些再說，現在我們暫時分手吧，你去警署吧。」

碧琪曰：「德哥呀，明早你仍然跑步喫？」

杜德忙曰：「當然跑，我日日都跑。」

碧琪曰：「係咁明日朝早，老地方見喇！你歡迎否？」

杜德拙於詞令，訥訥曰：「歡迎，歡迎。」

碧琪一聲拜拜，輕揚玉手，轉身而去。

杜德望住佳人背影，只見碧琪蜂腰袅臀，婀娜多姿，隱沒人潮之中，爲之惘然若失。

是夜，碧琪與蟹毛同床，講起杜德，曰：「佢份人傻傻地咁嘅。」

蟹毛曰：「有錯，此乃乜筋鵝腦筋，佢打壞電視亮相，希望臨場有轉機。」

七〇：堅持結婚意念

碧琪曰：「我也顧不了這許多啦，」李小媚冷冷地答，「有時，人不必怕，過鬼，相信它也不會害我的，那麼，我當然不必太着緊這事了。」

「你不願去，那就由我一個人去好了，」唐大衛有點洩氣，「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樣，我決定要做的事，就決不反悔，一定要去做，要努力完成它。」

「有志氣，也許是你做人的宗旨吧？」她讚賞地說，「難怪你堅意要和我結婚，是不是爲了這做人的宗旨？還是爲了別的原因？不妨說出來聽聽。」

「我當然不會反對，同時也十分感激你，可是，這思想似乎太落伍了，這時代，男女間不因爲我是自願給你的。」

「但我良心上過不去，所以，我仍想和你結婚。」

「這問題遲些再說，現在我們暫時分手吧，你去警署吧。」

碧琪曰：「德哥呀，明早你仍然跑步喫？」

杜德忙曰：「當然跑，我日日都跑。」

碧琪曰：「係咁明日朝早，老地方見喇！你歡迎否？」

杜德拙於詞令，訥訥曰：「歡迎，歡迎。」

碧琪一聲拜拜，輕揚玉手，轉身而去。

杜德望住佳人背影，只見碧琪蜂腰袅臀，婀娜多姿，隱沒人潮之中，爲之惘然若失。

是夜，碧琪與蟹毛同床，講起杜德，曰：「佢份人傻傻地咁嘅。」

蟹毛曰：「有錯，此乃乜筋鵝腦筋，佢打壞電視亮相，希望臨場有轉機。」

九：化成爸爸樣貌

這一切都落在貴叔的眼中，他挾了一塊燒乳鴿的，放在羣芳的小碗中，說道：「喝寡酒是容易醉的，要多吃餸菜，有東西下肚，那就不會容易醉了！」

羣芳就把這塊燒乳鴿放入口中咀嚼起來。這兒的燒乳鴿果然好味道，入口鬆化，連骨都是軟的，她嚼了幾下，就吞下肚去。

就這樣，她一邊飲酒、吃餸，一邊聽貴叔講話，那一杯酒漸漸給她喝去，然後貴叔又繼續爲她添酒。貴叔雖然只有四十多歲，却是兩朝元老，即是說，在舊賭王時代，他已經在賭場工作。他知道不少賭場的掌故，娓娓道來，十分動聽，就像兒時聽外婆說故事一樣。羣芳在情緒上也起了很大的變化，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，還是心理的作用，羣芳望向坐在對面的貴叔，幻化成爸爸的樣貌，而且一臉慈祥，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那麼慈祥。

打從她懂事時候開始，羣芳就感覺到，爸爸過得並不快樂。他是一個有點怕老婆的人，雖然高個。在家中，媽媽才是一家之主，什麼事情都是她一個人說了算，爸爸沒有置喙的份兒。爸爸也好飲兩杯，只是，在平日，他的飲酒量要受到媽媽的限制，只能喝半杯雙蒸，只有在過年過節喜慶日子，媽媽才讓他開懷暢飲。只有在這個時候，羣芳才可以看到爸爸歡樂的面容。

羣芳感到暈眩，在暈眩中，像失去之知覺，又像發了一個夢。現在她的意識已經漸漸清醒，那個夢也漸漸回復清晰。啊，那是一個可怕的夢，在夢中，她給人剝去衣服，她給人……想到這，

蜂風語言

偏繆

敬酒唔飲

據說教育未能收效，將加强捉垃圾虫。

很多人寧願飲罰酒。

高薪囚犯

一男子開空頭支票二百餘萬判囚兩年餘。

等於月薪十餘萬元。

必須賺錢

當局不設重叠機構管輕鐵。總之不能蝕本。

心聲

城市之光

移民何價（九）

梁太道：「寄多寄少，我一樣開心。」

「媽，你女兒可不少，沒有一個移民外國的，我移民後，媽如果肯跟隨我，七年後，我可以申請媽過來同住。」

「到時再算罷。」梁太問：「你過去後，又有什麼打算。」

「找一份安定而高新的工作，買樓邊，一部車是必不可了的，假日可以到處遊玩，甚爲方便，那邊的公路網可走遍美加兩個國度。」

姬絲汀想到了移民後的成就，可就開心死了。

束裝就道，一切十分順利，抵埗才三天，已找到工作了。

陰陽之間

晨華

歌恋的声無

文·年子　畫·家·格

因爲身體不舒服

女郎樓

王方

心鬼

夏·荟萃

一七三：緊抱裸美人

「不，不！你自己去沖！」薛雲英要掙脫他的手。

但是，黃天白怎肯放過她呢？薛雲英終於被他一直拉進浴室去。

已拉開了拉鍊的衫裙他一扯就掉到了地上，只穿着胸圍和三角內褲的薛雲英，百分之九十八的胴體一下子全暴露在黃天白眼前。她的身材極好，一對豐滿的乳房在合身胸圍的「壓迫」下，一大半「外溢」而出，看得黃天白怦然跳。她的一雙腿也修長，整個身體的骨肉相當勻稱。雖然，她的腰不太纖細，膚色也稍爲黑點，但這却也顯示了她的健康。這種健康正是其他屈月場中的女子所沒有的。

黃天白把薛雲英拉進浴缸，弄濕她的身體，然後，自己飛快地脫掉衣服，也跑進浴缸去。花洒的水噴下來，他們的身體和頭髮都濕了。黃天白又替薛雲英脫掉內褲，這時，她就一絲不掛地裸露在他眼前了。

黃天白忍不住血脈賁張，他一把將眼前的裸美人擁抱住，讓自己的身體緊貼着她的身體，並和她熱烈地深吻。

花洒的水仍然噴在他們的身上、臉上，但他們並不去理會，他們的身體仿如兩塊燒熱的鐵，冰冷的水也不能把熱力澆退。

黃天白幾乎是把薛雲英整個人抱離了地面吻。他的咀巴一直對住她的咀，熱烈而持久的吻，使薛雲英幾乎透不過氣來。

她終於輕輕推開了黃天白，瞟他一眼說：

「你說要冲涼啊，快冲吧！」

「好，快冲！洗得乾乾淨淨的，把身上的酒味烟味全洗掉，然後咱們上床去！」黃天白說。

十五：保護棟石

加思疑，轉頭問喜寧。「你呢？身上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？都拿出來！」

喜寧道：「小民叫余忠，是戴明的表弟！咱們家只窮得揭不開鍋蓋，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？」

瓦刺兵獰笑一聲，韓問英宗：「你呢？兩蠻子！」

「孤……孤家寡人一個，身上不利分文，不信你請看！」英宗索性揭起外衣來心邊，一部車是必不可了的，假日可以到處遊玩，甚爲方便，那邊的公路網可走遍美加兩個國度。」

姬絲汀想到了移民後的成就，可就開心死了。

束裝就道，一切十分順利，抵埗才三天，已找到工作了。

碧血無仇

十五：保護棟石

那瓦刺兵見他答得鎮定，不加思疑，轉頭問喜寧。「你呢？身上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？都拿出來！」

喜寧道：「小民叫余忠，是戴明的表弟！咱們家只窮得揭不開鍋蓋，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？」

瓦刺兵獰笑一聲，韓問英宗：「你呢？兩蠻子！」

「孤……孤家寡人一個，身上不利分文，不信你請看！」英宗索性揭起外衣來心邊，一部車是必不可了的，假日可以到處遊玩，甚爲方便，那邊的公路網可走遍美加兩個國度。」

姬絲汀想到了移民後的成就，可就開心死了。

束裝就道，一切十分順利，抵埗才三天，已找到工作了。